



Sora 颠覆

在影视一线从业者重涵看来，“Sora的精度和质感较高，但传统影视需要的要素之一是‘明确’，而Sora暂时是‘模糊’的，它只能做到‘差不多’，做不到‘必须’。影视视听语言是蒙太奇的艺术，而Sora对蒙太奇的理解去到什么程度，仍然未可知。我们在课程中也会尝试用GPT做故事创意，但AI逻辑性强，创意不够，目前暂时还只能起到参考作用”。

美国对此也有相似看法。《综艺》杂志最近以《为什么OpenAI的Sora还没有准备好取代好莱坞》为题，总结了Sora的三大缺点：连续性、可控性和版权。“首先是连续性：Sora所承诺的改进并不能完全保证主体/客体和环境的连续性，不足以确保电影或电视节目的叙事或外观的连贯性。其次是可控性：到目前为止，这些工具还不能为电影制作者提供足够的创意控制和精确度，以获得和操纵他们的输出结果——这意味着在短期内，人工智能可能会比传统方法有更多困难和受限，而不是更少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版权法和生成人工智能的各个方面都没有更加明确，好莱坞制作极不可能将这些输出用于屏幕镜头。”

即使抛开版权，单从技术角度来说，如果将来Sora能够解决连续性和可控性的问题，它会给影视行业或者说人类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吗？Wolfram语言的发明者、40多年前就开始研究计算思维发展和应用的行业先驱Stephen Wolfram最近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《人工智能会夺走我们所有的工作并结束人类历史吗？嗯，这很复杂……》，在文中，他解释了GPT的原理——

“ChatGPT的内部结构实际上在计算上可能与大脑非常相似，其中有数百万个简单元素（相当于大脑的神经元）形成一个‘神经网络’。……ChatGPT的基本概念在某种程度上相当简单：首先从互联网、书籍等渠道获取人类创造的海量文本样本，然后训练神经网络，从‘提示’开始，生成‘与之类似’的文本。……拥有数百亿参数的神经网络一次一个标记（token）地生成文本，结果是非同凡响的。鉴于这种戏剧性和意想不到的成功，人们可能会认为，如果能够‘训练一个足够大的网络’，就能够用它来做任何事情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关于计算的基本事实，尤其是‘计算不可约’的概念，表明它最终是无法做到的。”

“计算不可约”（computational irreducibility）这个概念就是Wolfram最早提出的，他认为，“能力和可训练性之间存在着一个终极权衡：你越想让你的系统‘真正利用’其计算能力，它就越会表现出计算不可约性，从而越不容易被训练。”因此他判断，科学实际上“衍生出其自身的局限性”。在许多方面，ChatGPT

从未“真正理解”过事物，它只“知道如何产生有用的东西”。

不得不说，科学家们在“去浪漫化”上有一手：多巴胺是快乐，费洛蒙是爱意，不可约性则从某种程度上象征了人类难以被取代的思维。而Sora与GPT的底层逻辑相通，因此有理由怀疑它会遇到同样的“计算不可约”问题。

哪怕只是全面替代电影人的工作，路也很长很长。它也许已经端掉了一些人的饭碗，但从长远来看，就像汽车取代了牛马，缝纫机取代了纺织工，AI在消灭一些职业的同时，也会创造一些新的——比方说“roll图员”“鉴真师”“查重师”“连贯师”“AI协调者”“数字明星经纪人”，一切只是时间问题。回头看看蒸汽机发明后的几百年来，我们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缩短了吗？——人类总能为自己找到新工作（苦笑）。

在教育赛道深耕了十多年的王博倾向于把Sora看作一个“超级工具”：“如果你只把自己当成工具人，那么即使没有AI，迟早也会失业。”文生图流行之后，来王博这里接受培训的制图师反而很多，“有些AI制图软件是给小白入门用的。但如果要做专业的图，相应的AI也会更复杂，比如刚刚出来的Stable Diffusion 3，是需要人力去和AI配合完成的”。

一方面，AI制图量大便宜，正在大规模淘汰相对底层的制图师；另一方面，原本并非制图行业的人却在逆势涌入，“因为他们从前如果要入行，光是技术门槛就很高，现在反而可以弯道超车，从学习软件技术，变为学习使用AI”。

经过多年实践，王博得出一个结论：“AI的产出效果，跟使用AI的人的能力，有正相关性。”AI能以非常低的成本做许多事，前提是你要学会和它沟通。“AI就像一门外语，最终考验的还是你的语言能力——对事物的描述也许不必非常细致，但必须精准。”（数理科学的飞跃，最终考验的是语文，意不意外，惊不惊喜？）他想帮助更多人理解AI，反客为主，而不是陷入对AI的焦虑。

显然，AI势必会淘汰一些人，影响一代人，但归根到底目前还不是AI和人的较量，而是人和人的较量。这听起来有点像那个地狱笑话：熊追你的时候，你不需要跑赢熊，只需要跑赢你的同伴。

自信一点，人类的灰色脑细胞

AI和外星人有几分相似。有些人觉得他们是“拯救派”，